

报告 / 2020年

解决非洲武器和弹药的非 法贸易及转用问题： 中非合作的作用



致谢

此份报告是“中非欧就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转用对话与合作”项目的首份出版物。该项目由欧盟支持。



欧盟根据2019年7月31日通过的理事会第2019/1298号决议（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予以资助

作者和贡献者

本报告由伊丽莎白·柯克汉（Elizabeth Kirkham）和辛格·姆瓦乔菲（Singo Mwachofi）撰写。这是更安全世界组织（Saferworld）与肯尼亚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SRIC）和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的合作成果。贝尔纳多·马里亚尼（Bernardo Mariani）和皮拉尔·雷纳（Pilar Reina）为研究设计、起草和编辑过程提供了意见和指导。克劳迪奥·格拉米兹（Claudio Gramizzi）、盖伊·兰姆博士（Guy Lamb）和卢卡斯·冯·范德沃特（Lucas van der Vondervoort）为报告中的案例部分编写做出了宝贵贡献。

更安全世界组织的彼得·马查（Peter Machar）、伊丽莎白·阿蒂诺（Elizabeth Atieno）、拉姆赞·马加博（Ramzy Magambo）、卢西安·哈里曼（Lucian Harriman）、谢拉·戴利（Shelagh Daley）、乔治·沃尔（George Were）、罗伊·伊斯比斯特（Roy Isbister）和露西娅·蒙塔纳罗（Lucia Montanaro）对报告终审提供大力支持。正式的外部同行评审过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同时要感谢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的李驰江和吴金淮，以及李鹏、张春博士、郭晓兵博士和蒙切夫·卡尔塔斯博士（Moncef Kartas）。本文由罗伯特·斯温（Robert Swaine）校稿，由玛莎·克劳利（Martha Crowley）编辑，由亚历山德拉·阿祖阿·黑尔（Alexandra Azua Hale）设计排版。

缩略词

AU	非洲联盟
ATT	《武器贸易条约》
CACDA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U	欧盟
EWG	专家工作组
FOCAC	中非合作论坛
ICGLR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
IGAD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ITI	《识别和追查非法轻小武器国际文书》
SALW	轻小武器
SAPS	南非警察署
SRIC	肯尼亚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
UN	联合国
UNPoA	《联合国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更安全世界组织，2020年11月。版权所有。未经完全引用，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方式将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复制，将其存储在检索系统中或进行传播。更安全世界组织欢迎并鼓励使用和传播本出版物所载材料。

封面照片：一名牧民在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的那库库拉斯附近地区巡逻，该地区经常遭受来自邻近地区团体的袭击。©斯文·托芬(Sven Torfinn)/更安全世界组织

前言

2019年7月31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第2019/1298号决议，支持中国、非洲、欧洲就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转用开展对话与合作（见右侧方框）。本项目基于2012年至2014年间欧盟资助的“中非欧常规武器管控对话与合作”课题成果¹，项目由更安全世界组织（Saferworld）执行，实施合作伙伴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和位于内罗毕的肯尼亚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SRIC）。本报告是该项目下的首份出版物。

2019年欧盟理事会决定支持此项中国-非洲-欧洲对话合作项目，此举源于一系列欧盟及国际的战略与承诺，包括欧盟针对非法枪支、轻小武器和弹药的、名为“确保武器安全、保护公民”²的战略。该战略的双重目标是：通过整合、共同以及协调的欧洲行动，预防和遏止恐怖分子、罪犯和其他未经授权的实体非法获取轻小武器及弹药；并加强针对合法武器贸易的问责和责任，包括通过提高《武器贸易条约》普遍性和促进条约落实，以及有效执行联合国轻小武器行动纲领来进行预防。该项目还支持非盟和相关区域经济共同体打击轻小武器及其弹药非法贸易的努力，如非盟的“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在2016年欧盟对华战略中，欧盟还重申了维持与中国进行实质性定期对话，进而与成员国一道寻求与中国在裁军、防扩散以及其他重要安全事项上达成更多共识。³

项目介绍

本项目旨在促进中国、非洲、欧盟人员、组织与机构的三方对话与合作，解决武器的非法贸易和转用问题，特别是轻小武器和弹药在非洲受冲突影响地区的非法流通。

常规武器特别是轻小武器和弹药向非洲未经授权者的流通加剧了不安全和暴力，破坏了公共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机构的有效运行，该项目提高了中、非、欧对上述影响的认识。本项目通过展示有效常规武器出口管制有助于削减武器和弹药被转用到非法市场的风险，促进形成与合法武器贸易相关的负责和问责机制。

本项目成立了中、非、欧非政府专家工作组，针对非洲常规武器及弹药非法贸易和转用问题，督促遵守现有承诺并在必要时建议制定新政策。同时加强中国、非洲、欧盟决策者之间的合作和行动，以解决转用问题、减少与武器相关的暴力行为。工作组由九名专家组成，中国、非洲和欧盟各三名，专家来自智库、研究中心和学术机构等。

请访问官方项目网站：<http://www.a-c-eproject.eu>，了解有关工作组成员的更多信息，以及他们的最新工作。

尽管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采取了多重举措，武器和弹药在非洲的扩散和滥用仍然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⁴ 武器和弹药的非法贸易和转用正助长内战、社区间暴力和武装犯罪，并增强非国家武装团体对政府、社区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发动袭击的能力。一些国家安全部队对平民施加无差别武装攻击和其他虐待行为，也在社区中引发恐惧和怨恨，被意图制造分裂和冲突的激进分子得以利用。

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使参与武器和弹药管制和转让的中、非、欧相关利益攸关方共同探索新途径和协调相关努力，以减少非洲武器和弹药扩散和（或）滥用问题。这些举措应确保相关国家的主要伙伴和行为体，包括政府当局、商业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多边机构及区域、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非洲民间社会团体、特别是社区代表的参与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直接受到武器弹药扩散和滥用的影响。

在寻求解决常规武器和弹药扩散问题——尤其是非洲的轻小武器问题——的多边倡议中，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多年来对此话题予以关注。自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论坛为中国和非洲国家提供了高层对话与合作机制，特别是在互惠经济合作与贸易领域。中非合作论坛认识到解决轻小武器扩散带来的诸多挑战对推进经济合作和贸易议程至关重要，因此，中非合作论坛已将该问题纳入有关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的更广泛对话中。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将轻小武器的非法贸易和流通问题作为议题之一，2021年下半年即将在塞内加尔举行第七届部长级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和峰会，为再次讨论这一议题并采取具体合作措施提供了重要机会，将有助于减少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和滥用的影响。

本报告为明年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再次致力解决轻小武器和弹药非法扩散问题提供了有力理由。报告首先概述了中非合作论坛此前在常规武器和弹药问题上的努力，接着重点介绍了过去20年来为解决该问题采取的多重国际和区域举措。报告通过三个案例分析阐述了各类武器和弹药扩散对非洲造成的威胁，解释了特定国家背景下武器和弹药问题的性质，强调了其对人员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列出了若干通过针对性措施可以改进的关键领域。最后，报告重点指出若干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务实、可持续的行动可以有效地解决轻小武器和弹药在非洲的非法贸易和扩散问题。这些优先领域与诸多现有区域和国际常规军控协定的目标和规定一致。



1. 中非合作论坛与轻小武器问题

中非合作论坛始于2000年，在过去的20年中，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等广泛领域，并不时讨论轻小武器在非洲扩散问题。中非合作论坛迄今共举办了7届部长级会议（其中3次升级为峰会），最近一次会议于2018年在北京举行。在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在最终宣言中承诺“加强合作，遏止轻小武器的非法扩散、流通和贩运”⁵；2003年12月，《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⁶提到轻小武器是非洲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2006年11月的北京峰会和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承诺中国将“继续支持并参与非洲人道主义扫雷进程，以及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努力”，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资金、物资援助以及相关培训。”⁷ 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发布了《行动计划》⁸，中国承诺将继续支持非洲国家“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和流通”的努力。尽管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达成的《行动计划》涵盖了军警、反恐和执法领域合作，但未具体提及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问题。⁹

在较近期即2018年举行的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和峰会最终宣言中¹⁰，中国承诺支持“联合国为非洲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可预见、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这一承诺十分重要，因为“消弭非洲枪声”倡议明确包括遏止轻小武器扩散并解决其影响的承诺。¹¹ 非盟制定的《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总路线图》的6个务实步骤之一即为确保有效执行关于地雷和防止轻小武器扩散的协定。¹² 在2018年作出其承诺前，中国在2017年决定通过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向非洲国家就2个轻小武器相关项目提供支持，这2个项目分别是¹³：

- 支持非洲国家实现非盟“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由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间实施，中方资助435,917美元。
- 加强联合国与非盟伙伴关系，支持非盟“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由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实施，中方资助969,670美元。

大量资源被投入用于解决非洲轻小武器扩散和滥用问题，特别是支持“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这令人鼓舞，但同时需要公开更多关于这些举措及其影响的信息，以提高这些活动的能见度，这也有助于协调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类似努力。

2018年峰会制定的《行动计划》同时促成了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论坛的成立。论坛于2019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来自50个非洲国家国防部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¹⁴

中国和非洲有明确的机会和途径采取合作行动，以解决轻小武器在非洲的扩散和滥用问题，如果希望取得实际效果，就需要展现持续的政治意愿以及各机构、论坛和机制的协调。

中国可将目前参与的行动与现有区域性轻小武器管控举措联系起来，从而提升其努力的价值。例如，中国可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东非共同体（EAC）、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等区域一体化机构以及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ICGLR）、轻小武器问题区域中心（RECSA）和非洲待命部队（ASF）等区域政治机制交流互动，这些组织都有针对轻小武器的任务和项目。为减少轻小武器在非洲的影响，中国可支持诸多现有倡议，包括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冲突预警机制、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和平、安全和发展协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轻小武器公约》以及《关于轻小武器的内罗毕议定书》等。

同样，在国际层面，中、非在打击常规武器非法贸易和转用方面的合作还应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再次承诺履行现有协定，如联合国《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纲领》（UNPoA）和《识别和追查非法轻小武器国际文书》（ITI）。及时答复关于非法武器的追查请求对落实一协定至关重要，可以使有关国家迅速采取行动，查明和切断非法武器供应链。

中国于2020年7月6日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此举也为中国与非洲《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合作解决常规武器和弹药的非法贸易和转用问题提供了重要机会。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意味着中国做出若干必须反映在其武器转让管控制度上的严肃承诺，包括在武器有被转用于武装团体或其他非预期接受者的风险，或者有可能被用于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行为的风险的情况下不允许武器转让。中国还承诺公开报告包括轻小武器在内的常规武器进出口情况。¹⁵ 作为《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中国可利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非洲地区提升《武器贸易条约》普遍性，鼓励非洲国家更广泛地遵守关于负责任武器转让的全球规范。¹⁶ 中国还可向《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捐款，巩固对条约的承诺，该基金连同其他手段旨在为非洲和其他地区国家提升常规武器转用有效管控能力提供支持。

中国日益关注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非洲地区冲突，这为中国在与非洲合作中再次将轻小武器议题列入优先事项提供了有力理由。中国和中非合作论坛的伙伴应确保：认识到打击轻小武器及弹药非法扩散和滥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始终是高度优先事项；所作出承诺应落实到实际行动；应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实施各项举措。这将有助于展示中国与非洲在这一领域合作的益处，使国际社会更广泛地理解中非伙伴关系。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为中国和非洲伙伴巩固共同承诺提供适当机会，中非可以通过制定一项可持续行动方案，与现有国家、区域和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倡议协同解决非洲轻小武器及弹药的扩散和滥用问题。鉴此，强烈建议未来中非合作论坛的《轻小武器合作行动计划》构建一个包含活动、目标、资源和时限并考虑到各国具体不同情况的灵活框架。

2. 非洲轻小武器扩散问题：3个案例研究

没有两个国家受到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和滥用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某些次区域国家间有一些相似经验，但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和滥用的具体范围、性质、动态和影响是各国地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产物。因此，解决非洲非法轻小武器及弹药问题的合作行动框架，包括中非合作论坛所采用的合作框架都应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成因和具体情形的清晰理解。该框架支持的任何项目都应优先考虑受影响最大的社区和民众，并让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设计与实施。

本节载有3个案例研究，对非洲大陆不同次区域的3个国家应对轻小武器扩散和滥用问题的经验进行对比。选择这些案例研究是因为它们共同展示了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和滥用问题在非洲背景下的不同挑战，要扭转这一趋势并最终取得成功，就必须解决各类相关问题。

案例研究1：布基纳法索

该国轻小武器扩散和滥用问题的性质

布基纳法索是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内陆国家，北部和西部与马里接壤，东部与尼日尔接壤，南部与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和贝宁接壤。北部自2012年以来由于邻国马里的冲突而不稳定，东部自2018年以来不安全局势加剧。自2015年以来，该国一直面临武装团体袭击的持续威胁。2015年4月至2020年5月，记录在案的袭击事件有580起，造成436名安全部队人员和1219名平民死亡，约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181人被绑架和失踪。¹⁷ 2011年，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倒台造成地区不稳定也使布基纳法索遭受影响。¹⁸ 利比亚积累的大量军事库存向外流散。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利比亚和布基纳法索之间存在直接的军备流动，但布基纳法索的非法市场上确实流通着来自利比亚的库存武器和弹药。

布基纳法索的城市中也存在武装暴力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尽管其程度低于马里和尼日尔等邻国。除了可获取武器外，导致该国和整个区域不稳定、暴力滋生和对武器、弹药需求的关键因素是贫穷、缺乏经济发展机会、政治派别主义、政府权威薄弱以及对实施基于族裔的虐待行为的安全部队有罪不罚。¹⁹

轻小武器扩散的动因和来源

据悉，在利普塔科地区（Liptako）（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的三国边境地区）活动的非国家武装组织拥有共同的供应链和后勤支持网络，武器和弹药来自共同的转用点。²⁰ 特别是，这些组织似可获得现成的军备库存，最常见是国有军备库的武器库存（通过武装袭击或其他流失形式获取），小部分来自当地非法市场。因此，这些组织通常不必启动需要复杂后勤支持的远程供应网络，便可保持重要的战斗能力。

自2011年以来，利比亚积累的军备库存已扩散到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利比亚的武器助长了布基纳法索的邻国，如马里、乍得和尼日尔的叛乱运动。²¹ 然而，也有报告称，整个次区域的武器和弹药来自其他非洲地区，如科特迪瓦²²、尼日利亚²³或苏丹²⁴。自2015年以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相关团体能够在布基纳法索获得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南美洲的多家大型制造商的武器。

轻小武器通常被用于布基纳法索境内和周边地区的武装组织攻击，研究表明，最常用的是小口径步兵武器，特别是各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²⁵ 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在武装团体

重大袭击后收缴的、或由国家安全部队反恐行动中缴获的武器和弹药包括各种类别和型号。²⁶ 其中一个参考样本包括12个国家制造的96件武器和22个国家制造的3036发弹药，这表明武装团体有能力通过投机性的供应机制从政府库存和当地非法市场中获取军事装备。虽然样本大多数是较旧的武器和弹药，但是近年来（2000年后）制造设备的比例不可忽略：11件武器（占样本总量的11.45%）和470发弹药（占样本总数的15.48%）。一些弹药可能在交付到原合法受让方后不到一年就被转用，这凸显了该地区各国在有效控制政府军备库存上面临的挑战。

非法轻小武器的影响

萨赫勒地区已成为武装团体的一条主要新战线，他们绝大部分使用轻小武器。这些武装团体越来越频繁地攻击布基纳法索的政府、军事、民用和国际目标。在2019年12月阿尔宾达镇（Arbinda）武装组织与政府部队的一次交火中，至少35名平民在撤退时丧生。自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的武装袭击也影响到邻国马里和尼日尔，造成数百人死亡，5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²⁷

（该国）未来20年的人口有望增加一倍，而武装暴力和叛乱正在加剧布基纳法索和邻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当需要更多资源来应对叛乱分子时，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就会上升，激进化可能性也会上升。²⁸

拟定的解决对策

为防止萨赫勒区域的冲突和武装暴力，需要采取全面行动，防止和减少轻小武器及弹药被轻易获取，并消除暴力动因。²⁹ 鉴于最终流入非国家组织手中的轻小武器和弹药很大一部分是从政府军备库获得，改进库存管理和安全规定应被视为优先事项。布基纳法索的案例研究还说明轻小武器及其弹药交付后从授权所有者转用到未授权接受方，助长了不安全、暴力极端主义和地区不稳定，因此需要更好地了解各种类型的交付后转用方案。

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动态同样有助于制定有效的武器和弹药转让管控措施，特别是出口前供应链彻底管控、监测和诊断活动，以减小受让国武器、弹药扩散和滥用的可能性。³⁰ 冲突的根源之一是适宜的治理缺失和国家暴力，这也是武装团体存在以及得到支持的原因，因此，须努力将平民的关切和利益置于战略和举措的前沿和核心，例如为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更多经济机会。



2019年9月17日，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附近雅格玛村(Yagma)一位抱着婴儿的年轻妇女。布基纳法索北部和东部的暴力造成3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
©伊佐夫·萨诺戈 (Issouf Sanogo) / 法新社 via 盖蒂图片社



2018年4月20日，南苏丹首都拜克外的库克（Abyei-Cok），和平与和解委员会与当地社区讨论其诉请，这是遏制轻小武器在平民间扩散的努力之一。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埃里克·卡纳尔斯坦（Eric Kanalstein）

案例研究2：南苏丹

轻小武器在该国扩散的性质

南苏丹是东非的一个内陆国家，有1000多万人口，东邻埃塞俄比亚，北邻苏丹，西邻中非共和国，南邻乌干达，西南邻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邻肯尼亚。常规武器特别是轻小武器和弹药扩散，是南苏丹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自2005年获得区域自治，2011年脱离苏丹独立以来，南苏丹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南苏丹境内武器和弹药的广泛供应和滥用，加上治理不善，助长了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造成不稳定和冲突的循环。同时大量社区和个人非法拥有武器，对人员安全进一步构成威胁。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南苏丹可能有多达601,000件非法武器流通；³¹ 2017年，更安全世界组织在伦拜克和夸约克省进行的一项社区研究得出结论，至少80%的家庭拥有枪支。³²

轻小武器扩散的动因和来源

南苏丹境内流通的非法武器有多种来源。许多都是与喀土穆政府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政府当局曾广泛分发武器和弹药给非国家行为体。³³ 南苏丹独立后各派间的内战（2013-2015年和2016-2018年）导致争抢政府的武器库存，同时政府官员—这些官员将武器提供其社区和家乡成员—和国家安全部门成员将轻小武器分发给武装团体。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SPLM/SPLA-IO）也采取了类似举动。除此之外，国家（政府安全部队和警察）和非国家部队（如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对其武器库存管理不善，意味着其他行为体，如武装团体和犯罪分子，往往也能获得轻小武器和弹药。士兵们也带着武器返回社区，使武器很容易失窃或被其出售。³⁴

联合国2004-2005年（关于达尔富尔的武器使用及转让）和欧盟1994-2004年对苏丹（后来更改为包括南苏丹）实施的武器

禁运，似乎对武器流入该国并在其境内的供应没有什么影响，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部队都通过国际贸易商和邻国等各种来源获取轻小武器。³⁵ 这类跨境转让有时包括转用或非法再出口那些从主要武器供应国合法出口到南苏丹邻国的武器、弹药和飞机，且可能违反相关的最终用途承诺或保证。³⁶

除了武器供应外，对非法武器的需求既源于当地社区缺乏有效的安全服务，从而需要武器以保护其生计来源不受敌对社区的威胁，也源于从事非法活动的需求，如牧区的牲畜劫掠。枪支是实施这类袭击的主要武器。犯罪分子还会为实施暴力犯罪购买轻小武器。

非法轻小武器及其滥用的影响

国家治理水平薄弱和国家支持的暴力活动，加上南苏丹平民和非国家武装团体持有武器，使政治不稳定和冲突循环不断，造成无数伤亡，并使全国安全局势恶化，阻碍经济发展。在长期的政治、平民暴力以及武装对抗的循环中，在瓦拉布州（Warrap）、团结州（Unity）、湖泊州（Lakes）和琼莱州（Jonglei）等许多地区，敌对团体和社区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导致平民丧生或致残，尤其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遭受最大痛苦。平民和民兵手中的武器助长了冲突。2020年8月，联合国南苏丹人权委员会对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暴力事件增加表示严重关切，其中某些地区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例如，2020年8月8日，丁卡罗安让（Dinka Luanyjang）区的一个非国家青年武装团体与驻扎在通州州（原瓦拉卜州）（Tonj Warrap State）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南苏丹共和国军队-前苏丹人民解放部队）发生暴力冲突，造成至少75人死亡，76人受伤。联合国南苏丹人权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最近联合国再次实行武器禁运，但裁军进展缓慢，重武器和轻武器继续扩散”，使局势更加恶化。³⁷ 暴力劫掠牲畜事件在全国各地激增，而农民与武装劫掠者之间的关系恶化也可能导致暴力。³⁸ 城镇和公路上的武装抢劫行为也阻碍了平民的自由活动，扼杀了经济活动。

拟定的解决对策

足够的治理和问责机制是推动成功控制武器及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举措的关键要素。加强这些方面的国家和国际努力有助于营造打击武器、弹药非法贸易的有利环境。然而，较低层级的、旨在直接加强实体安全和库存管理的干预措施在特定情况下可使不受控的武器、弹药严重扩散和滥用问题立即得到缓解。例如，由于政府部队的武器和弹药泄漏在南苏丹轻小武器及弹药的持续扩散和滥用中占据重要比例，改进库存的实体安全、改善国家武装部队状况并加强对其监督可以作为优先事项发挥实效。

在足够的基础设施之外，还需要有清晰的管理国有库存程序和条例，包括标识枪支和弹药（包括单独的子弹和板条箱），以改进对负责轻小武器、弹药人员的问责机制。

确保专业军事和安保人员得到适足和及时的报酬，惩罚滥用武器和弹药的行为（例如违反武器和弹药储存地点的标准作业程序和“遗失”武器），也将有助于减少为经济利益转让或出借武器的动机。然而，鉴于安全局势岌岌可危，加上南苏丹安全部门改革中的不当和错误尝试，³⁹ 目前推进提升国家库存管理能力全面方案的条件可能还不成熟，因此应寻求循序渐进的可行办法。

在政府加强提供专业和负责任的安保服务的同时，从平民手中清除非法武器，也有助于减少轻小武器及弹药的供应和需求。较理想的办法是酌情采取和平的解除平民武装举措，例如实行武器大赦，甚至实行适当的枪支回购计划。然而，鉴于南苏丹当局最近为争取解除平民武装所作的努力是混乱的，有时是压制性的，甚至造成重大生命损失，⁴⁰ 任何进一步的解除平民武装倡议都需要仔细考虑，并更负责任地执行。

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区域和国际伙伴的支持，这些伙伴可以提供资源和相关经验，以建立和协调有效的举措，从而解决南苏丹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和滥用问题。南苏丹国家当局所采取的办法也需要作出重大调整，以确保在制定及执行任何方案时，都明确将民众利益考虑在内。



2018年11月2日，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和警察部部长贝赫·塞勒（Bheki Cele）启动国家反黑行动组，图为当时的南非警察署人员。©GCIS

案例研究3：南非

轻小武器在该国扩散的性质

南非是非洲最南部的国家，其海岸线从大西洋延伸到印度洋，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埃斯瓦蒂尼接壤，东部包括莱索托飞地。南非是非洲少数几个有严重枪支暴力问题，但没有发生武装冲突或叛乱的国家之一。此问题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该国政治环境动荡，枪支广泛供应，造成枪支犯罪严重泛滥。此后，非法拥枪规模一直随着当局执行枪支管制政策的严格程度而波动。

轻小武器扩散的动因和来源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⁴¹ 南非与枪支有关的犯罪大幅增加。持证拥枪者的枪支遗失或失窃，种族隔离安全部队向民兵提供武器，解放运动团体向南非走私武器，均助长了这种情况。南非警察署（SAPS）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随着《枪支管制法》（2000年）的制定，这一措施的势头得以强化。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南非警察署对枪支许可证申请人进行了更彻底的审查，从而大大减少了批准的枪支许可证数量。与此同时，凭证持有的民用枪支遗失或失窃大幅下降，从1998-1999年的29,009件下降到2015-2016年的7,289件。南非警察署还将缴获国内及邻国莫桑比克的非法枪支作为重点，并将缴获枪支连同过剩和淘汰的南非警察署武器一起销毁。南非警察署报告称，1998-1999年和2013-2014年期间，共销毁1,189,884件枪支。⁴²

至于所涉枪支的来源，在历史上，中国制造的武器一直被南非持证拥枪者广泛持有，因为它们通常比欧洲和美国制造的武器更便宜。由于有许可证的枪支大量遗失或失窃，警方收缴无许可证或非法武器时，中国制造的武器占很大比例。⁴³

从2000年起，有许可证枪支的遗失或失窃减少及没收和销毁这些枪支，这似乎对南非谋杀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数据，1998年至2007年，枪支谋杀案数量减少了33%，从1998年的12,413起减少到2007年的8,319起。⁴⁴

然而，最近南非的枪支犯罪有所上升，这似乎与非法武器的供应增加有关，警察和持证拥枪者是主要供应渠道。寻求获取枪支的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越来越多地将南非警察署控制下的枪支作为目标。他们还滥用许可证制度，经常利用腐败行径骗取枪支。⁴⁵ 有许可证的枪支遗失和失窃上升，也助长了枪支犯罪和暴力的增加，据南非警察署报告，2019-2020年报告期内，发生了15,779起非法拥有枪支和弹药案件。⁴⁶

非法轻小武器的影响

非法枪支这一不受欢迎的现象死灰复燃造成了相应的人员代价再次攀升，非法枪支再次成为南非谋杀案件中最常用的武器。根据南非警察署的官方数据，2015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约有25,070人死于枪杀，而同期有19,355人死于刀杀。自2015-2016年报告期以来，枪支谋杀案的数量增加了32%。枪支也是谋杀未遂事件中的首选武器，2018-2019年期间有13,360起案件使用枪支。2011-2012年以来，情节严重的（主要涉及使用枪支）抢劫案件大幅增加，从100,769起增至2018-2019年的140,032起（增加39%）。⁴⁷ 南非是全球枪支杀人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⁴⁸

拟定的解决对策

过去35年，南非的非法枪支和武装犯罪问题从激增、消退到再次激增。因此，根据过去在减少非法枪支供应和暴力犯罪方面获得成功的战略，要求南非政府重新实施这一战略似乎合乎逻辑：加强非法枪支和弹药收缴行动；实施更大范围的枪支赦免；进一步加强对被认定犯有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罪人员的刑事司法程序；大力改进警方控制下的枪支保管方式（包括反腐败措施）。⁴⁹

3.发展协同作用和可持续性

这些案例研究说明了目前在非洲不同国家背景下出现的各种情形。它们展示了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和滥用的广泛后果，以及其经济前景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尽管轻小武器及弹药的扩散和滥用只是非洲面临的挑战之一，但考虑到这一挑战造成的不稳定和不安全，这意味着解决这一问题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释放非洲经济发展潜力和为人民带来安全、发展、繁荣的关键。

如前所述，过去20年，中非合作论坛对解决非洲轻小武器扩散问题表现出了兴趣，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3年行动计划是迄今为止最实质性的承诺。这些承诺是政治意愿上的可喜表现，但关于这些承诺如何落实的信息很有限。中国支持雄心勃勃的非盟“2020年前消弥非洲枪声”倡议，并承诺提供140万美元以上的支持，这一努力值得称赞，但这项资金的具体重点和预期结果尚未得到广泛理解。联合国和中国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以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相关项目的积极影响，同时有助于发挥这些项目与其他国际组织援助行动的协同作用。

鉴于轻小武器及弹药在非洲扩散程度仍然很高，中非合作论坛显然有必要继续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此前承诺之外，中非合作论坛应该寻求制定一项全面、切实、可持续和透明的工作计划，以受影响社区的需求和视角为基础，并在现有非洲轻小武器、弹药管制和武器削减倡议的基础上建立和发挥协同作用。这应包括正在非洲大陆推进的计划，如非盟“2020年消弥非洲枪声”倡议，以及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相关计划。同时，非洲轻小武器及弹药的挑战是多方面和多样性的，因此尽管应确定这项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参与范围，但各国或本地应对措施的确切性质应取决于具体环境，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法律框架制定方案。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努力应侧重于有效落实现有的相关国际文书，以解决常规武器和弹药的非法贸易和转用、扩散和滥用问题。如前所述，作为联合国的主权成员国，中国和所有非洲国家被鼓励落实联合国《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该纲领规定了一系列措施，以解决非法轻小武器及弹药的供应和需求问题。《识别和追查轻小武器国际文书》允许追踪被转用的轻小武器，是解决轻小武器非法贸易问题国际努力的重要工具。联合国《枪支议定书》⁵⁰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旨在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它要求所有国家采纳武器标识、记录保存和管控枪支中介商活动等条款。中国和27个非洲国家同时也是《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有义务落实条约条款，建立常规武器国际转让的高标准。《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还为非洲国家发展和加强武器转让管制制度提供支持手段，可帮助防止非洲轻小武器及弹药的非法转让和转用。

这些国际文书均要求中国和非洲国家采取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如得到充分执行，将对轻小武器及弹药在非洲和许多其他区域的非法扩散产生重大影响。采取适当的合作行动办法，在滥用和暴力风险很高的地区解决武器和弹药的供需两端问题都很重要。不过，中国以及其他主要出口国⁵¹在帮助防止武器和弹药转用到非法市场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提高武器、弹药转让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出口前深入、全面评估转用风险，并要求武器和弹药运输的预期接受方逐案承诺不再出口或重新分配中国转让的武器。装运后管控在确保武器进口商遵守最终用途承诺方面也具有潜在重要作用。就非洲国家而言，通过仔细管理国家库存，采取措施消除非法武器的流通，销毁过剩和淘汰的弹药，有助于减少非法贸易数量。非洲国家还可以提高本国武器和弹药转让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时承诺不转用进口武器和弹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安全部队按照关于使用武力的国际规则 and 标准行事并接受问责，将会减少获取轻小武器的动机并减少其需求。

上述国际协定（如《联合国轻小武器行动纲领》、《识别和追查非法轻小武器国际文书》和《武器贸易条约》等）突出了制定轻小武器及弹药管制联合计划的若干重要优先领域，其中许多协定与若干非洲区域组织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轻小武器管制协定和非盟“2020年前消弥非洲枪声”总路线图一致。⁵² 这些务实、可持续行动的优先事项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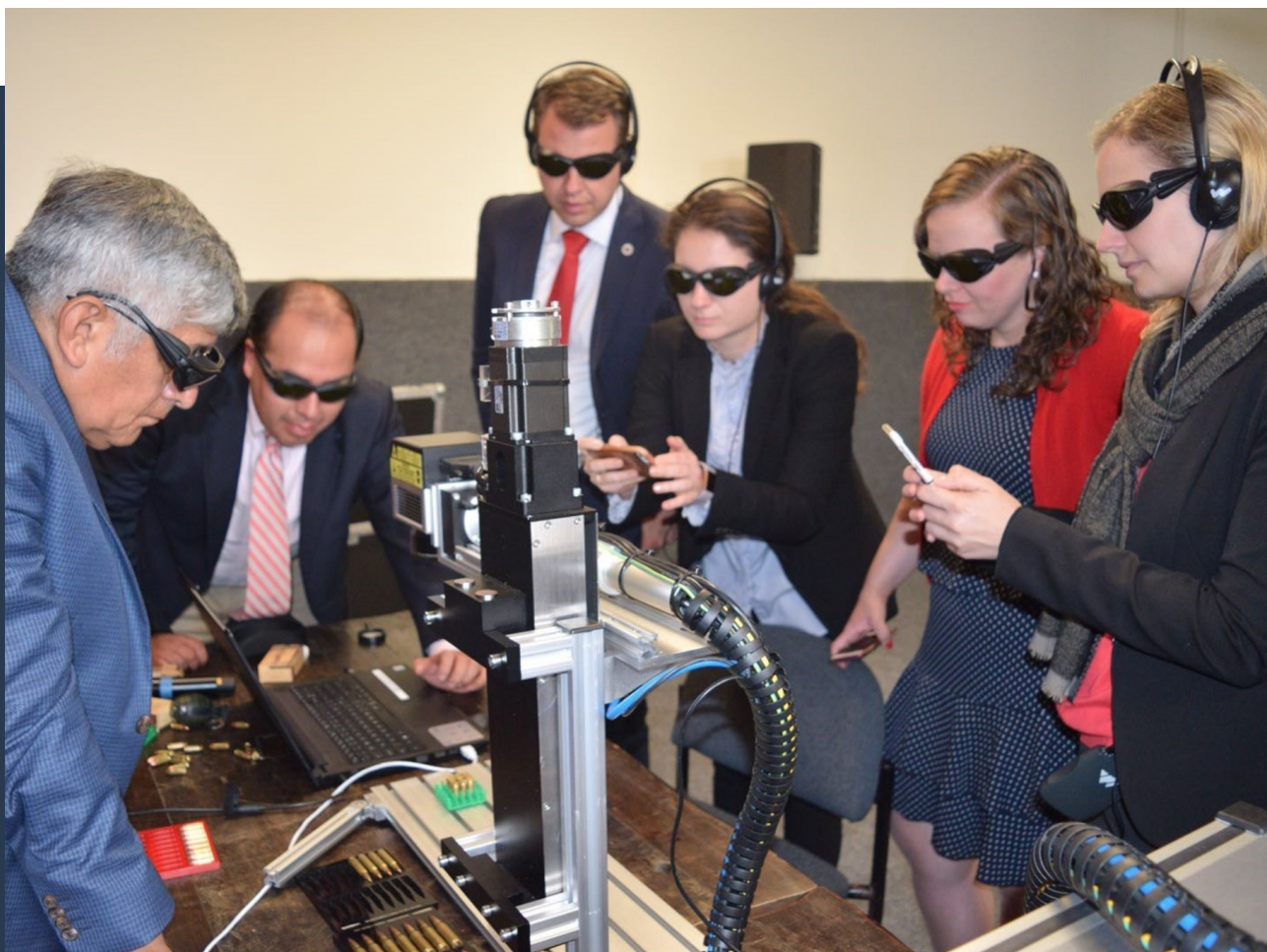
- **制定和加强武器和弹药转让管控系统：**包括国家立法、条例、程序、内部协调和培训。
- **武器和弹药转让风险评估：**包括出口武器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或转用至未经授权接受者的风险。
- **最终用途认证：**采用示范性最终用途认证，包括全面条款、“不得再出口条款”和真实性验证。
- **装运后核查：**确保采取步骤以检查出口的武器和弹药是否留在其授权的最终用户手中，并被用于授权用途。
- **武器和弹药的实物安全和库存管理：**改善国有库存管理的基础设施、场所和培训，并确保负责轻小武器及弹药人员的问责制。
- **轻小武器及弹药的标识和记录：**通过提供适当技术、设备和培训来提升有关标识和记录程序的能力。
- **透明执行《识别和追查非法轻小武器国际文书》：**包括对跟踪请求的及时、准确和全面的答复。
- **边境管控：**通过支持发展边境基础设施和人员培训提升能力。
- **武器和弹药的收缴和销毁：**支持赦免、回购倡议（如适用）和其他计划，以消除非法武器和弹药的流通，同时提供销毁非法轻小武器和弹药的基础设施。
- **提高公众意识：**提高公众对轻小武器及弹药危险的意识。

最后，强烈建议在按照上述规定制定轻小武器及弹药管制方案和举措时，与“轻小武器管制模块化执行指南”一致，这是联合国编写的一套自愿性最佳实践指导意见，适用于上述讨论的大多数领域。在弹药储存和维护方面，应采取充分执行《国际弹药技术指引》。

结论

现在是中非合作论坛表明政治意愿、再次聚焦轻小武器及弹药扩散问题的成熟时机。中非合作论坛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在支持非洲国家应对这一问题的现有努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轻小武器和弹药非法扩散和滥用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以及其对人类安全的严重后果，都要求我们做出迅速、切实可行的反应。与此同时，显然不应把重点放在建立额外的政治进程和结构上。相反，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将努力聚焦在支持落实已签署的诸多常规武器军控协定。

中非合作论坛应结合常规武器供需两端的视角，在现有协定和承诺基础上，考虑具体实际情况，从而推动制定一套合作工作计划，对轻小武器及弹药在非洲扩散问题产生重大和持续的影响，以协助推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发展进程。目前由更安全世界组织、肯尼亚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和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联合实施的这一项目（包括专家工作组），重点是解决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的转用和非法贸易问题，这为提高该议程在国际上的份量、支持并推动相关进程实施提供了重要机会。



2018年7月31日，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举办关于弹药管理的“安全保管方案”区域技术研讨会，展示用激光对轻小武器弹药予以标记。©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1. 2月28日，欧盟理事会（2012年），《理事会第2012/121/CFSP号决定》。（<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12:054:0008:0013:EN:PDF>）
2. 11月19日，欧盟理事会（2018年），《确保武器安全、保护公民：理事会通过欧盟打击非法枪支、轻小武器及弹药的新战略》。（<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8/11/19/securing-arms-protecting-citizens-counciladopts-new-eu-strategy-against-illicit-firearms-small-arms-and-lightweapons-and-their-ammunition/>）
3. 欧盟对华战略还涉及反恐、移民和网络安全等其他安全问题。见：欧盟理事会，《欧盟对华战略—理事会结论（2016年7月18日）》。（<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1252-2016-INIT/en/pdf>）
4. 联合国（2020年）“会议报道：第8713次会议（SC/14098）”，安理会，2月5日。（<https://www.un.org/press/en/2020/sc14098.doc.htm>）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https://www.fmprc.gov.cn/zftf/eng/zylf/hywj/t157833.htm>）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3年），《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https://www.fmprc.gov.cn/zftf/eng/zylf/hywj/t157710.htm>）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https://www.fmprc.gov.cn/zftf/eng/zylf/hywj/t280369.htm>）
8.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5年）（http://www.focac.org/eng/zywx_1/zywj/t954620.htm）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3159.shtml）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年），《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北京宣言》。（https://www.fmprc.gov.cn/zftf/eng/zywx_1/zywj/t1594324.htm）
11. 非盟发起的“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倡议旨在实现非洲无冲突，防止种族灭绝，实现所有人的和平，并使非洲大陆摆脱战争、暴力冲突、侵犯人权的和人道主义行为灾难。参见：非盟，“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https://au.int/flagships/silencing-guns-2020>）
12. 2017年，非盟大会通过了一项战略文件，即《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的非盟总路线图》（AUMR）。自通过《总路线图》以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领导实施了总路线图，并与非盟成员国、区域经济共同体/区域机制、非盟委员会、联合国、非洲机构/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伙伴合作。《总路线图》概述了在非盟2063年议程更广泛范围内结束冲突的实际步骤，概述了“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的6个实际步骤。参阅：《2020年消弭非洲枪声的非盟总路线图》（卢萨卡总路线图2016）。（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8304-doc-1_au_roadmap_silencing_guns_2020_pdf_en.pdf）
13.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秘书长的和平与安全子基金：2017年清单”。（<https://www.un.org/en/unpdf/peace2017.shtml>）
14. 新华社（2019年），“第一届中非和平与安全论坛在北京开幕”，中国日报（香港版），7月15日。（<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159/25/15/1563186687346.html>）
15. 《武器贸易条约》关于报告的第13条第3款规定：“各缔约国应于每年5月31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有关第2条第1款所涵盖的常规武器的授权或实际进出口的前一年报告。报告应由秘书处分发给缔约国。提交秘书处的报告可包含该缔约国提交给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相同信息，包括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报告可排除商业敏感信息或国家安全信息。”参阅：《武器贸易条约》的“文本”。（<https://thearmstradetreaty.org/treaty-text.html?templateId=209884>）
16. 更安全世界组织（2020），“中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机遇与挑战”，7月15日。（<https://www.saferworld.org.uk/resources/news-and-analysis/post/888-china-accession-to-the-att-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
17. 2020年8月19日，冲突军备研究了解到的布基纳法索国家宪兵队收集并存档的数据。
18.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https://www.thefreedictionary.com/jamahiriya>
19. 国际危机组织（2020），《布基纳法索：制止暴力的螺旋式增长》，2月24日。（<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sahel/burkinafaso/287-burkinafaso-sortir-de-la-spirale-des-violences>）
20. 曼根、诺瓦克（Mangan F, Nowak M）（2019），《西非-萨赫勒的联系》，轻小武器调查，12月。（<http://www.smallarmssurvey.org/fileadmin/docs/T-Briefing-Papers/SAS-BP-West-Africa-Sahel-Connection.pdf>）
21. 冲突军备研究（2016），《对萨赫勒地区武器跨境转用的研究》，11月。（<https://www.conflictarm.com/reports/investigating-cross-border-weapon-transfers-in-the-sahel/>）另参见：图比安娜·格莱米兹（Tubiana J, Gramizzi C）（2018），《跨境消遣：利比亚南部边境的图布人、其他武装团体和走私者》，轻小武器调查，12月。（<http://www.smallarmssurvey.org/fileadmin/docs/U-Reports/SAS-SANA-Report-Lost-in-Trans-nation.pdf>）
22. 冲突军备研究（2020），《尼日利亚的牧民与农民的冲突。国内、地区和跨洲武器来源》，1月。（<https://www.conflictarm.com/dispatches/nigerias-herder-farmer-conflict/>）
23. 瑞恩（Reinl.J）（2019），《被盗窃武器如何使博科圣地等类似组织维持运转》，载于《世界》，4月19日。（<https://www.pri.org/stories/2019-04-19/how-stolen-weapons-keep-groups-boko-haram-business>）
24. 冲突军备研究（2016），同上。另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6年），《科特迪瓦问题专家组根据安理会第2219（2015）号决议第27段提交的最后报告》，S/2016/254，3月17日。（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9%7D/s_2016_254.pdf）
25. 自2016年以来，冲突军备研究定期向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的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援助，以便识别用于袭击的武器和弹药。
26. 根据布基纳法索司法部请求，冲突军备研究在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实地检查并获取了这些装备的数量，包括在此期间6次恐怖袭击和6次反恐行动中缴获的武器和弹药。具体信息因保密原因未能公开。
27. 《德国之声》（2019年），《数十人在布基纳法索的“野蛮”武装袭击中丧生》，12月24日。（<https://www.dw.com/en/dozens-killed-in-barbaric-militant-attack-in-burkina-faso/a-51790048>）
28. Depagne R（2018），《布基纳法索令人震惊的圣战暴力升级》，国际危机组织，3月5日。（<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west-africa/burkina-faso/burkina-faso-alarming-escalation-jihadist-violence>）
29. 造成萨赫勒地区不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暴力极端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季节性迁移放牧（一种牧场主义或游牧主义）和国家边界等。这些风险中有许多是基于特定背景，而其他则相互关联。参见戴尔（Day A）、考斯（Caus J）（2019），《萨赫勒地区的冲突预防：联合国的新兴实践》，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https://i.unu.edu/media/cpr.unu.edu/post/3640/UNU_Conflict_Prevention_FINAL_WEB.pdf）
30. 冲突军备研究（2018），《常规弹药转用：国际控制措施的供应链安全方法》，11月。（<https://www.conflictarm.com/technical/conventional-ammunition-diversion/>）
3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南苏丹国家轻小武器评估》，轻小武器调查，8月1日。（<https://www.ss.unep.org/content/dam/southsudan/library/Reports/South%20Sudan%20National%20Small%20Arms%20Assessment%20-%20Web%20Version.pdf>）
32. 更安全世界组织（2018），《南苏丹应对轻小武器在社区扩散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7月。（<https://www.saferworld.org.uk/resources/publications/1179-communities-tackling-small-arms-and-light-weapons-in-south-sudan-lessons-learned-and-best-practices->）
33. 里布鲁恩（LeBrun E）（2016），《苏丹和南苏丹的小武器和武装暴力》，小武器调查，10月。（<http://www.smallarmssurvey.org/fileadmin/docs/others/HLSA-Synthesis-Report-2016.pdf>）
34. 哈里曼、朱瑞、邓（Hariman L, Drewry I, Deng D）（2020年），《像村庄军队一样：南苏丹东南部的安全、司法和社区防御组织》，更安全世界组织，2月。（<https://www.saferworld.org.uk/resources/publications/1245-alike-the-military-of-the-village-security-justice-and-community-defence-groups-in-south-east-south-sudan>）
35. 里布鲁恩（LeBrun E），同上。
36.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5-2019年武器出口的前五名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德国。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0），“美国和法国主要武器出口大幅增加；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武器进口国”，3月9日”。（<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0/usa-and-france-dramatically-increase-major-arms-exports-saudi-arabia-largest-arms-importer-says>）另参阅冲突军备研究（2018年），《南苏丹内战的武器供应：区域再转让和国际中介》，11月。（<https://www.conflictarm.com/reports/weapon-supplies-into-south-sudans-civil-war/>）
3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0年），《联合国专家指出，新暴力行为与拖延履行和平协议严重威胁南苏丹的和平与稳定》，8月14日。（<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167&LangID=E>）
38. 更安全世界组织，2018年，同上。
39. 科瑞兹（Craze J）（2020），《数字的政治：关于南苏丹安全部门改革，2005-2020》，伦敦政治经济学院。（<https://www.lse.ac.uk/africa/research/Publications/Politics-of-Numbers>）
40. 玛雅（Mayar MD）（2020），《南苏丹瓦拉卜州将近130人在阅兵演习中发生争议后被杀》，美国之音新闻，8月13日。（<https://www.voanews.com/africa/south-sudan-focus/nearly-130-killed-south-sudans-warrap-state-after-argument-during>）
41. 报告丢失或被盗的枪支数量从1985年的3,695件，上升为1993年的13,670件。参见：兰姆·盖伊（Lamb G）（2017），《锯齿状的蓝色边境：南非的警察与边界治安》，博士论文，开普敦大学公共法系。
42. 兰姆·盖伊（Lamb G）（2018），“谋杀和南非警察署—南非非法枪支监管”，《犯罪学杂志》：《南部非洲犯罪学杂志》31（1），第35-54页。（<https://gga.org/tag/south-africa-firearm-crime/>）
43. 南非警察署，《枪支销毁》。（https://www.saps.gov.za/resource_centre/notices/notices_firearm_destr.php）
4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4年），《2013年全球凶杀案研究：趋势、背景、数据》。（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GSH2013/2014_GLOBAL_HOMICIDE_BOOK_web.pdf）
45. 兰姆·盖伊（2020），《逍遥法外》，非洲事实52，第84-87页。
46. 南非警察署，《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犯罪统计》。（https://www.saps.gov.za/services/april_to_march_2019_20_presentation.pdf）
47. 南非警察署，《关于南非犯罪情况的介绍，2017/18-2018/19》（https://www.saps.gov.za/services/april_to_march2018_19_presentation.pdf）
48.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1），《2011年全球凶杀案研究：趋势、背景、数据》。（<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global-study-onhomicide-2011.html>）另参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9年），《2019年全球凶杀案研究：趋势、模式和刑事司法对策》。（<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global-study-on-homicide.html>）
49.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共有17项，其中包括：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6，确保所有人享有可持续管理的水源和环境卫生；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目标16，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建立有效的、可问责的、包容的各级机构。另参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https://sdgs.un.org/goals>）
50.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
51.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在2015-2019年，中国是第五大武器出口国，主要武器接收方数量从2010-2014年的40个显著增加到2015-2019年的53个。”2015-2019年的五大武器出口国还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0）。根据该研究所3月9日报道，美国和法国主要武器出口大幅增加，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武器进口国。（<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0/usa-and-france-dramatically-increase-major-arms-exports-saudi-arabia-largest-arms-importer-says>）
52. 非盟《2020年前消弭非洲枪声的非盟总路线图》（卢萨卡总路线图2016）。（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8304-doc-1_au_roadmap_silencing_guns_2020_pdf_en.pdf）

更安全世界组织（Saferworld）

更安全世界组织是一家独立的国际组织，致力于防范暴力冲突和构建更安全生活。更安全世界组织与遭受冲突影响的人们一道努力，改善他们的安全状况及安全感，开展广泛研究分析。我们通过循证方式，改进地方、国家和国际政策和实践，以协助建立持久和平。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是2001年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关注军控、裁军和防扩散问题。协会主要活动包括协调组织军控和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教育和交流。此外，协会还在中国举办和赞助相关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是中欧非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扩散项目的正式合作伙伴，将领导该项目在中国的实施，并参与项目在欧洲和非洲的实施。协会曾为实施2012-2014年中欧非常规武器管控对话与合作项目做出了贡献。

肯尼亚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SRIC）

肯尼亚安全研究和信息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智库，致力于提供有关肯尼亚、大湖区和非洲之角的人员安全和安全领域动态数据和信息。肯尼亚安全研究和信息中心以研究为基础，以影响和推动该地区安全领域积极变化为目标。肯尼亚安全研究和信息中心是中欧非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扩散项目的正式合作伙伴，将领导该项目在非洲的实施。

更安全世界组织注册慈善机构编号：1043843
担保有限公司编号：3015948

国际标准书号：978-1-912901-18-0

SAFERWORL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BUILDING SAFER LIVES

